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用易詳解卷十　　　　宋　李杞　撰

下經四　革至漸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

矣哉

革變也變非聖人之得已也勢也傳曰可則因否則革夫事而或有所否則聖人亦有所不容不革者焉然樂因循重改作天下之常情然也彼方與之相安於此而吾驟革之則亦不能无所拂矣若拂之而求有以信之是事之至難者也故革之為卦不孚於方革之初而孚於已日之後者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待其久而自定也故夫革之之難也非革之為難

而得其當之爲難革之不當未有不悔者矣是必有元亨利貞之德而後可以悔亡元亨利貞者革之善焉者也繫辭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夫革故之舉本所以拂乎民也而可以宜民自非有元亨利貞之德其孰能之哉以卦之全體論之離爲火火盛則竭水兌爲水水流則滅火水火相爲息滅而有生息之理是革之象也離之中女在下而兌之少女居上二女同居而有内外之異是革之意也

夫物有所止息而後革事必有所不相得而後革則革之世豈非大有矯拂之時乎夫人情習於相安之久而一旦欲使之棄其舊而新是圖則誠難乎取信矣故已日乃孚乃難辭也善革者必使人曉然知其所以然而革之而人无不服故法度昭明文理備著足以當夫人之心則人心和説而易從此革之所以為當也所謂當者非當乎其事當其心也寒暑相易而四時之功以成是天地之革也湯武革命亦猶是

而已矣上順乎天下應乎人變前日之揖遜而為今日之征伐湯武非容心以為之也時之革也天地之革以時故不忒湯武之革以時故无弊然則革之時豈不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四時之變變之大者也故治歷明時為革之要舜受堯禪改正朔易服色其餘盡循堯之道而已以舜繼堯宜无所用其革也而正朔猶不可不改然則治歷以

明時獨非革之大者乎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

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鞏固也黄色之中者也牛畜之順者也革物之堅者也當革之時在初无應有未可驟革者矣正宜守之以中行之以順持之以堅如是而後可何者以其不可以有為也不可以有為而為之未有不悔者矣此繼體守文之君成康之事也孝惠遵高祖之業永平

守建武之政莫不皆然則事未可以革其可不固守之哉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二之德柔順中正文明以說是可以革者也有革之才復有其時宜若无難矣然猶巳日而乃革之而後可以得吉有嘉而无咎信乎革之之難也周公戒洛邑以遷商民其誥戒之辭亦可謂至矣而必待既歷

三紀然後世變風移然則巳日乃革詎不信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剛過乎中居離之極躁動以求革者也躁動以求革未有不悔者矣故以往則凶以貞則厲所以戒其動也當此之人惟能舍巳從人无私以聽天下之公而後可故曰革言三就三就者既順之於天又應之於人又度之於巳三者皆從之謂也三者皆從則可以

取信於人民於此為革亦足矣又何用他之以過求也哉洪範所謂汝則從龜從筮從此革言三就之義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臣以從命為信而曰改命者何也九四之革蓋大臣為伊周之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伊尹桐宮之營周公攝政之舉宜若有悔矣惟其忠信之德素有以大

服其心是故雖改命而其悔乃亡以得志也然則為伊尹周公之事必有伊尹周公之信而後可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兌為虎履之六三兌也而有履虎尾之象革之九五亦兌也而有虎變之象此兌之所以為虎也九五之華大人之事也有文明之德以變天下之道如虎之變文釆炳然可觀故不待占筮而天下已信之矣黄

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垂衣裳而天下治夫衣裳者火龍黼黻所以昭其文其大人虎變之謂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小人非以邪正言之也以上下言之也九五之君既已虎變矣是以為君子者皆蔚然豹變以應之為小人者亦革面順以從之上而為臣下而為民无有不革者此革道之成焉者也武王順天應人以革

商命故其君子實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帝王之興其威靈氣熖有以動人悟物如此哉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六十四卦皆有象而獨于鼎言之何也象之明備未有若鼎之至者也以六爻論之初為足五為耳上為鉉三陽實其中為腹此鼎之象也以二體論之離為火巽為木火得木而有熟物之功此亨飪之象也一卦之中既具鼎之全體而又有亨飪之用故曰象之明備未有若鼎之至者也然鼎雖以亨飪為貴而亨飪之用豈獨以養口體而已哉故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大亨即享帝之亨也享上帝不言大

而于養聖賢言大可以推見之也聖人以事天之禮養聖賢其至敬之誠見于亨餁之大者蓋不獨鼎肉之餽也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畆之中夫如是而後為亨之大矣雖然聖人不徒養之也而將有以用之也故以柔巽之道接之凡所以資吾耳目聰明之益也離為目而五有耳之象聖人以天下之耳為耳而耳无所不聞以天下之目為目而目无所不見是聰明之至焉者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謂六五也六五以柔居尊位而下應乎九二之剛屈已以用賢之道也屈已用賢而聰明日益其有不元亨者乎蓋鼎者器也聖賢者運此器者也聖人主此器者也聖人有其器而不自用必待聖賢以為之用故大亨以養聖賢而後可以成鼎之功不如是則何以斡旋大器而正位凝命也哉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揚子雲曰周寶九鼎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夫鼎

之所以為神器者以其有人以運用之也是以君子觀鼎之象而以正位凝命正位者大器置諸安之謂也凝命者固結天命而堅定之謂也正則難傾凝則不可解以此守器尚安有不固者哉王孫滿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此之謂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為足而以陰柔居之弱而不立是趾之顛者也鼎

而顛趾其亦危矣而利在於出其否惡以納其新則亦未為悖也妾至賤者也以至賤而為尊者之配以其有子也母以子貴則其賤可忘矣初六之顛趾盖因敗以為功以賤而致貴者也因敗以為功故雖顛而反以為利以賤而致貴故雖得妾而可以无咎犂牛之子騂且角則猶足以用之於山川之祀豈復問其所從來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易謂陽爲實九二以剛居中鼎之有實者也鼎有實則可以用享矣仇謂初也春秋傳曰怨耦曰仇二有應於五而廹近於初二之從五也是初之所怨而以爲仇也然初方且顛趾於下未免於有疾則雖有仇我之心亦不能即我矣鼎既有實則享上帝養聖賢无所不可雖密邇仇讎而彼无能爲尚何尤之有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三與上為應上為鉉則三為耳可知矣耳以虛為用者也今至于改革其耳則耳實而无以貫鉉其行窒塞而不通矣離為雉雉膏食之至美者也九三之行既窒塞而不通則上雖有至美之實而我不得食尚何望其好爵之縻哉然君子不患乎人之不用而患乎我無所可用在我誠有可用之才則其行未有終塞者矣故方雨虧悔陰陽和而雨君臣相得之謂也

始也雖膏不食而終也君臣如陰陽之和前日之悔豈不虧損哉君子是以知在我者之可恃未有无與者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四與初為應初為足四為腹四大臣之事也有腹心之象焉鼎而折足則鼎中之實必覆矣然不以罪初何也折足固初之罪而所以任之者則四之責也四

居大臣之位不能求賢以為助而委任小人以敗乃公事故覆公餗則憂及其君矣其形渥凶則災及其身矣初之不勝任初不足道也而乃至于誤國家則四尚可逃其責哉房琯之用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卒以用非其人而至於敗是折足之凶也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鮮不及矣可不戒哉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黄以其中也金以其剛也鉉所以貫耳而舉之者也六五為黄耳則九二為金鉉矣居離之中以虚而受耳之聰者也惟其能以虚受故得九二陽剛之臣為之金鉉左提右挈以適于至正焉六五之實充足于中又豈復有雉膏不食之患哉所謂巽而耳目聰明蓋為此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鼎之上九與井上六同二者皆以上出為功者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九二為金鉉猶有偏乎剛之獘上九為玉鉉則剛柔得其節矣大火爍金而惟玉不炎聖賢居天下之變而不失其正此玉鉉之所以大吉而无所不利也其周公之事乎召公處賢人之常金鉉之利貞者周公處聖人之變玉鉉之大吉者也故在召公惟知守其剛正而已而至于周公則能剛能柔而不拘于一然則成王定

鼎于郟鄏非周公之功而誰為之哉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天下大器也而主器者莫若長子此鼎所以授之震也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動則有威故為震亨震

取象於雷者也天以雷為威方其震也人皆虩虩然畏之而不知至威之中至仁已伏於其間矣震來虩虩非以厲之也使之知所恐懼則可以至於無恐乃致福之道也故虩虩未已而笑言啞啞者繼之變前日之恐而為今日之笑此所以有則於後而不至於過也震之威何所不至而震驚百里者舉其成數而言之也百里之內遠者近者莫不驚懼震之威亦大矣迅雷風烈必變人之常情也於其卒然震驚之際

而不為之動非有所守於中者而孰能之哉故不喪匕鬯然後可以守器此出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為祭主必長子而後可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皆長子之事也負荷天下之重任而苟無確然之守則倉卒之際必有可得而揺者矣尚何以斡旋大器而措之於不動之地乎舜之主器也天與之人與之納于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舜於是可以任天下而有餘矣此堯所以亟授之也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是天威不可不畏也此洊震之

君子所以恐懼而致其修省之學也葢天威之至乃

君子修德之基舜以洚水為警子成湯以旱而自責

成王以雷電之變為天之動威而宣王亦遇災而懼

因其恐懼而自修自省之學愈增益其所未至此君

子所以為畏天命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震動之始一動之初吉凶悔吝皆踵乎其後是不可不謹也故示之以震驚之恐使之知所恐懼而後修省則可以致將來之福矣故令日之虩虩即異日啞啞者之應也恐於前而定於後能畏天則能樂天豈非致福之道哉堯兢兢舜業業湯慄慄危懼文王翼翼翼小心皆恐懼修省之學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初九之陽動於下而六二乘之初之來也是二之所震恐而來危厲之憂者也故自度必喪其貨貝躋于九陵以避之九陵謂四也四有互體艮之象艮為山而四以九居之故謂之九陵也二畏初之震而踰四以從於五亦可謂知所避就者矣故雖有喪貝之失勿逐而七日自得七日變之周也卦以爻為日歷一卦之終而復至於二其變已周天道周而必復此所

以不逐而自得也當震驚之世而知所畏避庶幾可以保其貝無所失哉

六三震蘓蘓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蘓恐懼自失之貌六三之震不言來何也來自外至而六三則自取之也居位不當自招震恐神氣蘇蘓自失震亦甚矣然因震而能行則亦可以無眚蓋震非所以致灾也乃所以致福也六三之震雖未能

如初九之致福然亦知懼而往亦何青之有哉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不可過也虩虩者未已而啞啞者繼之慮其過而无所則也九四之震則震之遂而過焉者也遂而不止則其極必至於泥滯而不可行矣夫震本所以威物而至於泥焉則人无所畏尚何足以有為也哉此其道所以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五君道也君道以動為戒故震往來厲往來皆危欲其不妄動也五執主器之權居中得位故无喪而有事无喪者不喪匕鬯之謂也有事者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之謂也中正以行之不惟无失而反以有得雖往來皆危尚何憂哉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

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者氣之衰也矍矍者目之動也居震之極恐懼太過氣索而目動以此而征往必凶矣然上六之震于九四者也九四有遂泥之失其戒豈能以及遠哉故其震止於其鄰而不及乎我鄰謂五也五有往來之厲是震于其鄰也上六能視其鄰而因為之戒則亦可以无咎矣然上方與三為應則三婚媾也今

近戒於六五之鄰則必取疑於六三之應是以不免於有言也然則處震之道以恐懼修省為先人能於震未及身之際而先有以戒之彼雖有言亦何足恤哉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與咸相為始終者也咸以感為用艮以止為用咸之感未嘗不止艮之止亦未嘗不感聖人盡卦皆取象於一身以明二者之相為用也夫人之一身目司視耳司聽手司舉足司行莫不各有其職而背獨无所營為於其間是不動之地也艮於不動之地止之至者也故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忘物也內忘我外忘物艮之所以无咎者止

於其所當止也然亦不徒止也而必惟其時焉時乎可止則與之偕止是止而止也不獲其身是也時乎可行則與之偕行是行而止也行其庭是也一動一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蓋艮之所以為止者非以其靜而已動亦止靜亦止无所往而非止至妙者也夫止必有地止其所者止之地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是也為君止於仁為臣止於敬為父止於慈為子止於孝於止知其所止夫是之謂所舜之安汝止伊尹

之欽厥止皆其所也艮之二體陰陽皆不相應上下相敵而不相與是相背之象也此所以為艮其背也然則物我兩忘而動静皆止其艮之妙乎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所以閑其思也位在子則思孝在臣則思忠在上位則思為上之道在下位則思為下之理位之所在思之所當存也位所不在思之所不可踰也苟出位而思則將泛濫而无所主矣故曰守道不如守官然

則官者道之寄而位者思之所止也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人之一身其動止之寄在趾艮其趾則止而不復行矣止而不行則无妄動之失是以能无咎也然必利於永貞者欲其久而安之也苟知止而不能安則令日之止不保其異日之不動豈不反失其正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隨謂三也二在趾之上為腓既已止之矣而三為限則二之所隨者也二欲止而三有過剛不中之失則二豈能拯之哉不能拯其所隨而至於其心不快則以三之未肯退以聽乎我也不能自用而隨人以為用行止在人安能止之哉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限身上下之間也夤夾脊肉也九三在二卦之交非其所止而止之者也故艮其限上下不相屬而至於列絕其夤危厲薰爍其心矣夫艮貴止乎其所也今止於其所不當止之地而中心為之不寧豈非危道也哉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之四與咸之四均也咸之四言思而不言心艮之

四言身而不言心蓋思者心之用而身者心之寄也以陰居陰極於至静時止則止故艮其身无咎艮其身則全體俱不動而无所不止矣然卦言不獲其身而此言艮其身止諸躬何也不獲其身是不有其身而忘之也艮其身止諸躬是猶未免於有身而止之也艮其身如顔子之坐忘不獲其身如孔子之絶四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咸其輔有滕口說之譏則艮其輔宜有悔矣而曰悔亡何也咸以言語感人而艮則不言而止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為主也然六五非不言也而言之必有其序言之有序則雖終日言而若未嘗言尚何悔之有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堯言所以布天下也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中庸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敦化者不動而化也上九之敦艮則中庸所謂大德敦化之義也泰山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及物不可得而指名所謂坤厚載物德合无疆者夫豈徒止而已哉堯之安安舜之安汝止皆敦艮之吉也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

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天下之事未有不以漸而能進者人臣之事其君人君之化其民學者之進於道莫不各有其漸而漸之卦獨曰女歸吉者何也先之以媒妁申之以介紹將之以幣帛決之以卜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而後告之於廟其品節次第所以防閑之甚嚴而不可少躐夫如是而後可以為婚禮之正一有僭差則始進不正其終有不可

勝言者矣故漸之進以女歸吉為主者欲其進之以
禮也不獨女為然而人臣之事君亦猶女子之從人
者也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
之有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
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孟子之言所以示人臣輕
進而自媒者之戒也君子之仕也必有其道不由其
道而躁動以求進則與鑽穴踰墻何異孟子之意亦
猶易所謂女歸之意也夫漸自否來者也坤之六三

自下而進於上進而得位往而有功也其所以有功者以其進之以正而後可以正邦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道正則天下定矣文王之化始於二南之齊家其功用庸可既耶然而又曰其位剛得中何也此主九五言之也九五以剛居中而下應於二是又男正位乎外者也四以柔進而得位而五以剛居其位男女各得其正則其進也亦可謂合乎禮者矣以二體論之巽上而艮下艮止也巽順也止則不

競順則不逆始之以止而繼之以順以此而動動必不苟豈不綽綽然有餘裕也哉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之高木之生皆有漸自累土之積而成丘陵之高是山之漸也自毫末之積而為合抱之長是木之漸也夫以一山一木之無知且有其漸而況於君子之化民乎君子之化民必先自居於賢德之全而後可以善俗夫可久者賢人之德此最未易居之者也是

必優游浸灌待其自得然後居之而安則是在我之德蓋有其漸矣我之賢德居之猶以其漸則以之善俗是豈可驟化之哉商之頑民自成王周公化之以至於康王畢公之際既歴三紀而後世變風移四方无虞俗之不可驟革蓋如此此居賢德善俗君子所以有取於漸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卦言女歸者統論一卦之體也爻言鴻漸者别言六爻之用也卦以立本故女歸利乎正爻以趨時故鴻漸有可不可焉二者雖不同其所以為漸進之意則一而已鴻水鳥也干江干也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飛止有序者鴻之性也初六為漸之始始進之初不可以驟故漸于江干也漸于江干非不能直進也不可遽也而小子之好進者乃反以為厲而有言焉君子之進止有義彼小人之見焉足以知之哉孔子

非不欲仕者也而陽虎懷寶迷邦之言反以為譏是小人之厲也義之所在安而行之彼雖有言何咎之有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二有應於五進而得地者也故鴻漸于磐磐石之坦平者也所居既安而又飲食衎衎然有和樂之意其進亦可謂吉矣然而雖有飲食之樂而未嘗素餐非

進之以正能如是乎孟子曰君子之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是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陸平原也漸于陸則愈進而愈高矣過剛而不中躁進而不知止近比於四雖有夫婦之象而實不相得

亟起而從之陽往而不復反隂孕而不能育其凶宜矣夫漸之女歸吉以其正也而今也夫征不復則有離羣之醜婦孕不育則有失道之羞是皆非所謂正也以其不正相從无一而可唯利在乎禦寇而已蓋患難之來胡越可使為兄弟三之於四雖非其正而能以巽順相保以之禦寇不亦利乎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桷平柯也木非鴻之所宜居者也漸于木疑若危甚而或得其桷則亦可以少安矣危亂之邦君子之所不處而當時之君或能以巽順之道待之則尚可託之以為安此夫子之所以有際可之仕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陵高阜也五與二為應而為三四所隔五居尊位如在高陵之上其勢亦隔絶而不通矣二之從五也歷

三爻而後至是以有三歲不孕之象焉然二五為正應勢雖隔而情實相通彼小人之間豈能終勝之哉久而自定則君臣之志願得矣周公東征三年不歸亦可謂三歲不孕者矣而三監流言之變終不足以間其君臣相得之歡雷電以風雖天且不能違而人能勝之乎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先儒胡氏程氏皆謂陸當作逵逵雲路也處漸之極愈高愈顯得時得位超然出于雲逵之上文章昭著為一世之儀表故其羽可用為儀也君子之進也自下而高皆有次序方其于干于磐于陸于木于陵之際其進亦不苟矣極而至于上九乃始逍遥于萬物之表而聳一時之美觀是豈躐等而驟進者哉其進有序不可亂也揚子雲之論盡之矣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然則漸而進于雲逵之上又安得有人道之

患哉

用易詳解卷十一

宋　李杞　撰

下經五　歸妹至兌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婦人謂嫁曰歸漸與歸妹一也而漸之女歸則吉歸妹則征凶何也漸之女正而歸妹則女之不正者也漸止而巽而歸妹説以動以巽而視説則説為非矣以止而視動則動為不可矣此二卦吉凶之所以異也震長男也兌少女也以少而慕長違禮縱情其為不正大矣故以征則有不當之失以處則有乘剛之咎无所往而利也雖然女之不正而曰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何也蓋婚姻之道陰陽之所以合偶而男女

之所以相配者也夫天地以相交為大義故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以相配為終始故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歸妹女之歸者也女之歸有天地之義有人倫之道存乎其間而可以不正行之哉以不正而歸說而至於縱動而至於淫夫弱婦强不能正室宜其凶且不利也嗚呼聖人作易於夫婦之際何其詳且悉也於咸則通其相與之情於恒則示其持久之道於家人則嚴其治家之法於漸則明其漸進之禮於歸

妹則又示其不正之戒丁寧反復无所不用其至葢家道正則天下定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皆係乎此而可不謹哉然則聖人之為天下後世慮亦詳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夫婦之道人倫之始也其始不正其終未有无敝者矣是以君子謹其始以要其終而知夫敝之所自起此其為可久之道也故曰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娣媵女也在下而无應故有為娣之象夫娶之有娣媵是禮之恒者也古者人君一娶九女以同姓為媵媵雖非正也而可以廣繼嗣是跛而能行者也跛而能行以征則吉豈非有相承之道哉春秋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此之謂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女之貞者也以陽居陰内晦其明故眇而能視二之女亦可謂有常守者矣居中得貞有窈窕幽閒之意如道德之士潔身恬退於嵒穴之間守常不變所不苟求如是豈妄動以求說者哉古之所謂林下清風即幽人之貞是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須待也以陰居陽居非其位女之不貞者也女之不貞未能適人必待女兄之既行而後歸以為娣益及其年長而後可歸此所以有待也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叔姬伯姬之娣也方伯姬歸紀之時叔姬其年尚幼故歷五年而後始歸茲非有所待耶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毛詩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說者曰靜女正靜之女也俟待也城隅謂其高而不可踰也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者欲往而不行以禮自將也九四之歸妹其靜女之謂耶愆期不行固若遲矣而歸有其時其志蓋有所待也所待者待乎禮而後行也夫期可愆也禮義不可愆也禮義不愆介然自守寧失其期而无失其正非女之至靜而能若是哉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五以柔居尊位有后妃之象故為帝乙歸妹謂其為帝乙之配也以小君之尊而惠及賤妾自謂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進御於君可謂无妬忌之行矣月日之配也月望則敵陽幾望未至於望也未至於望則无過中之失此六五之所以吉也關雎之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樛木之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此周南后妃之化六五足以當之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虗筐也

筐者所以采蘋蘩之具也羊者所以供犧牲之物也承筐而无實則无以供蘋蘩矣刲羊而无血則无以供犧牲矣是士與女皆失其職者也士與女皆失其職何所往而利乎春秋傳晉獻公嫁伯姬于秦筮之遇

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歸妹之睽上六之變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虚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治之至於豐无以復加矣豐者盛大之稱天下至乎極治之世也天下之治極於盛矣是豈无所自而然哉葢王道之行有以致之王者出而撫休明之運以至明之德而見之於運動之間故天下之人莫不被潤澤而大豐美其盛大之治无有缺然不滿之處以

其所尚者道之大焉者也惟其所尚者大故其治亦大而无復有可憂者矣然則當此之時果何所宜也哉惟持之以中而使不至於過而後可以久安而无變蓋中者所以為保治之道也日之方中臨照天下而无所不燭王者之道亦猶日之中也光被四表而不遺微小中之外其可復加於此乎苟或過焉則未有无憂者矣夫所謂勿憂者以其宜於中也而中不免於過則勿憂者是乃憂之所由伏也夫日之過中

則必至於昃月之過中則必至於食昃與食非日月之所宜有也而且不免焉此葢天地盈虛消息之運盈者之必虛消者之必息時變之來雖天地與之偕行而況於人與鬼神宜其无所逃於必至之理也而奈何不為之憂也哉聖人作易既言其勿憂之治於前而又默寓其可憂之意於後其示天下後世保治之戒深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以威為用電以明為用威與明並行此折獄致刑之象也折獄者因獄以折其情致刑者因其至以定其罪因獄以折其情非威无以示懲因其至以定其罪非明則輕重有所不審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旬均也豐之治雖王者所自至然亦大臣更相協贊而後成者也初與四為應故遇其配主主即觀近臣

以其所為主也以陽遇陽雖勢均力敵而足以共濟故无咎以此而往亦可尚矣伊尹之遇汝鳩汝方此配主之謂也然亦不可過也過則相反而不相濟嫌隙一開豈不反為災也哉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蔀蔀屋也斗昏見之宿也二之應在五五又陰柔晦其明如處蔀屋之下日中而見斗蔽亦甚矣以此而

往五必疑之然六五之君豈終蔽者哉惟能以有孚之信發達其志則君臣相得未有不吉者矣成王之於周公其始聞流言之變不免於有疑及金縢一啓則歸之惟恐其後周公之忠誠固有以感悟之也信以發志其斯之謂乎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王弼謂沛為幡幔所以蔽日者也沫昧也九三互變艮

艮為手故有折其右肱之象九三之豐在於皤幔之下雖日之方中而所見昏昧而不明亦可謂闇之極矣處暗之極无一可為而可立大事乎人之有股肱所以運動也而折其右肱則不可用矣九三之暗皆其自取者也而尚誰咎哉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夷等夷也以陽居陰不當其位幽而不明故豐其蔀日中見斗暗之甚也然下應於初初以我為配主我以初為夷主二者相遇則亦足以共濟以此而行吉其宜矣古之大臣雖無所能為而能達賢以共事如吳公之薦賈誼常何之薦馬周卒以此取名豈非以其協謀共贊之為美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章謂二也二有離明之德含章而在下也六五以柔居尊位晦其明而不自用而資六二含章之美以為用有以致而來之故二之美即我之美而二之譽即我之譽未有不吉且慶者秦誓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夫任得其人則榮懷之慶皆萃於一人之身然則人君其可自用其明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之六與明夷之六同明夷初登於天而豐則豐其屋天際翔也明夷後入於地而豐則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旡人也是皆不明而強以為明者也外慕之人其中本旡所見而侈然有自大之心然而強明而終晦未有不宜行索塗者德宗以強明自任謂天下皆莫能欺而蔽於盧杞之姦而不悟是豐其屋者之為也

䷷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之為義非獨以適異國逃空虛也凡困而不得其所者皆旅也君子道不遇時彷徨无所之故有取於旅之象如伊尹之在夏周公之居東孔子之遊於列國孟子之仕齊梁下而至於賈誼之謫長沙王仲淹之居河汾馬周之困新豐杜子美之入蜀韓退之之

貶潮陽皆旅也君子當旅之時舉世无所知自守且不足而安能大有為也哉幸而可以求通亦不過小亨而已小亨者僅足以苟安非大通之時也道之不行惟介然有守而後可以不累於物苟枉道從人則窮斯濫矣故曰旅貞吉謂其守貞而後吉也以全體論之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二陽之剛艮以止而麗乎離明此旅之所以取象者然也夫旅之世天下无與之世也天下无以相與而以剛處之則多所忤逆

而益至於窮惟以柔自處而順乎剛則庶乎可以少安矣旅不可不止也不止則愈行而愈困然必得明哲之士以附麗之則可相託以為安此夫子當戹所以主司城貞子觀貞子之謚則其人之賢明亦可知也旅有時有義困而无所歸者時也正而不失其守者義也安其時行其義非聖賢其孰能之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其勢不能久留此旅之象也所謂旅者直

暫寓爾夫豈久於此哉以此而用刑則必不留獄而无淹滯之嘆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瑣瑣言細碎也以陰柔居下不能遠圖而志在於瑣細之末志窮而災隨之自取之也旄邱之詩黎侯寓於衛也其卒章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所云旅瑣瑣者其斯之謂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次者旅之所居以安者也資財者旅之所賴以為用者也童僕者旅之所資以為助者也既即其次又懷其資又得其童僕六二之旅亦可謂貞矣尚何尤之有其晉公子重耳在秦之時乎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離為火九三逼近於離故有旅焚其次之象焚其次則无以為安矣喪其童僕則无以為助矣雖以貞處之且不免於厲而况不貞乎魯昭公之事近之矣居鄆而鄆潰是焚其次也有子家羈而不能用是喪其童僕也昭公之失民已久雖欲以旅與下而下无所與所喪若此不亦傷乎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資斧所以自衛也居多懼之地位之不當而處之則其處必不安矣惟其得資斧以自衛是亦可處焉然豈𪫧𪫧久居此哉故雖得資斧而其心不快也晉重耳安於姜氏子犯醉而遣之凡今日之所以不快者即其時覇天下之本也故曰懷與安實敗名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離為雉文明之物也射雉而一矢亡則雉未必得矣

以其未必得也而益之則所喪滋多故不若安以待之而終有譽命之喜則今日之失未必不為他日之得也亡其一矢而上恩下逮夫豈終於旅哉馬周之在新豐近之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之世宜下而不宜上下則可安上則愈窮也上九處離之極高而自焚是以鳥焚其巢失所依也方其

有巢也其心以為喜故先笑及其焚之也其心以為戚故後號咷悲之至也牛所以致遠負重旅人所賴以行者也今以輕易而喪之至於終莫之聞則其凶可知矣以旅而在人上不能謙順自守以至於窮而无所復入豈非自焚之道哉此陸機之所不免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

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一陰生於二陽之下順而不逆故有巽入之義大人之涉世至於與物無忤也甚難莊子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惟就與和其巽入之謂乎然而謂之小亨何也葢巽之小亨異乎旅之小亨旅之小亨所亨者小也巽之小亨以小而亨者也執柔處下無自大之色而物莫之忤是小而能亨者也惟其自居于小是以無入而不自得故利有攸往也夫巽以柔順

為事者也然一於柔順而或有阿附茍從之患是必審其所從以歸于正故利見大人大人謂二五也二五有剛中之德者也巽以行權上下皆巽而權在其中是以重巽申命申命者亦以順而申之者也鼓舞萬物者莫如風鼓舞萬民者莫如令風行而物不知令行而天下不容議是葢有權焉而非形迹之所可求者也二五之剛巽乎中正而其志行初四之柔皆順從乎剛柔以巽入剛以巽受剛柔皆巽而無有不

順者矣以此涉世何忤之有故曰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不一故謂之隨風命不一故謂之申命風不獨鼓舞而已亦必有生物之功命不獨號令而已亦必有可行之事此人君所以法天而行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巽為不果初六在巽之下柔而不立欲進而不能欲退而不遂進退交疑於中其為不果亦甚矣故勸之以利武人之貞武人勇於進者也志在於進所守專一而不亂尚何遲疑之有哉夫事之不成者生乎疑而有疑者由乎智識之多機事之能立者本乎一而能一者始乎念慮之不雜葢多機為求道之累用智為進德之賊而疑心為立事之蠹也孔氏之門惟回愚參魯足以入道漢廷羣臣惟木强之周勃足以成

功信乎志之疑者有不如志之治者之為有立哉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過乎巽者也二與五為應兩剛相敵而不相下然二臣也臣其可與君抗哉故以畀巽自處雖在牀下而不以為屈且用祝史巫覡之辭以通其誠意於君雖辨説紛然而卒有以取信於上是以吉而且无咎也夫二之所以吉者以其得乎中也以柔而濟剛

雖行過乎恭而不失事君之道兹非得乎中而能若是哉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以順從為事然不可不持之以正也一以巽而无自立之義則流乎諂矣九三之巽巽之頻者也既巽之又巽之巽之不已而至於頻可吝之道也阿附苟悅其志已窮此公孫弘張禹所以不免阿諛之譏也

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四以陰柔而居近君之地宜有悔者也而悔亡何也以其有功也以陰居陰固若不足以有為而柔順之中自有制服剛强之義故用之於田獵則有三品之獲其為有功亦大矣羊祜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謂之柔懦不武可也而輕裘緩帶雍容不迫乃足以令三

軍而制强敵孰謂巽順之道為不足快意也哉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以行權九五行權之主也居中正之位當巽之世而以陽用剛宜有悔矣惟其守貞而得吉是以悔亡而且无不利也方其悔未亡也故无初及其悔亡是有終也然九五之權亦豈驟用之哉故必先庚三日

後庚三日庚有變更之義先三日而慮之後三日而申之先後審慮以申其命而動无不吉矣盤庚遷都一時之權也而三篇之書丁寧反覆所以告之者无所不用其至古之聖人審于用權而不敢輕發者蓋如此豈若後世商鞅之徒强民改作而自以為權者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之巽在牀下與九二不同二本在下者也故巽在牀下而不以為屈上處一卦之極而亦在牀下此卑辱之甚者也斧所以割斷之物權之所在喪其資斧則失其權矣有陽剛之德而不能用卑巽太過以失其權自窮于上雖正其能免于凶乎周之衰也下堂而見諸侯此巽在牀下之象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為澤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葢以其有潤物之功是以萬物咸說之也夫天下有真說可以心感而不可以偽為惟其出於中心之誠故真笑未發而和尚出於偽則脅肩諂笑葢有貌然而心不然者矣故兌之所以亨者以其說之出乎誠然者也雖然說不可以

非其道也以我而說人不以其道則在我者為𦂳說以人而說我不以其道則在人者為過諛故必利乎貞貞者所以持之而不使之至於流也以卦之全體論之二五以剛而居中三上以柔而在外以剛居中則中无所𦂳以柔居外則外无所忤外无所忤故說中无所𦂳故貞說而貞說而不流者也夫說之為義大矣上順乎天下應乎人湯武之所以救民於水火說也以此先民而使之則民忘其勞周公東山之詩

亦說也以此犯難則民忘其死楚王廵撫三軍而士如挾纊亦說也夫民之所不欲者莫若勞而所甚畏者莫若死乃令至於忘其勞與死而相勸以惟上命之從則說之為義豈不大矣哉

象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更相滋益此朋友切磋琢磨之象也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者說之至者也以得朋為樂則說可知矣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晏子論和與同異以為以可濟可以否濟否謂之同獻可以替其否獻否以成其可謂之和則是和者以有所不説而為説者也以有所不説為説則人必有疑之者矣惟其行之以貞是以吉而无疑也初九以説居下而不失其剛是豈苟説者乎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九二大臣之事也二與五爲應五以剛而二亦以剛應之兩剛相直宜有悔矣然人臣之於君不患乎不能以剛介自處而患乎无忠信之誠以固之苟有忠信之誠則雖犯顏敢諫未有不能取信於人君之志者矣九二以剛而居中有中孚之信是以悔亡而乃得吉也齊景公欲爲遊觀之舉而晏子有荒亡流連之諫晏子之言則剛且直矣惟其發於至誠故景公

說之而命太師作君臣相說之樂故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夫晏子伯者之佐尚能以此動悟其君之心而况古者大臣之事哉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兌之義雖主乎說而說之不可以非其道說之非其道是容說者之為也六三陰柔不中不當其位而來就二陽以求說諂諛取容无所不至其為失正甚矣

以此而來誰肯受之其凶也宜哉

九四商兊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商度也上有九五中正之君下有六三陰邪之臣處於二者之間欲說乎五而未得欲說乎三而不可商度於中未有所定然能介然自立疾惡六三之陰邪則可以有喜慶矣葢三與五不兩立也既能疾惡乎三則五必說之豈不得人君之慶也哉自我言之謂

之喜自人君言之謂之慶

九五孚于剥有厲

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剥小人之道也六三之來兌上六之引兌是也九五以陽剛居尊位不信乎君子而信乎小人是危道也漢元帝之信恭顯唐明皇之信李林甫德宗之信盧杞皆不免乎危是孚于剥者也然而象以為位正當何也非美之也乃愧之也以人君之尊而惟陰邪小

人是信則其居於此位豈不有愧也哉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引君以當道正也引之非其道則入于邪矣六三之來兌以容說為事者也上六之引兌則是以逢迎為說者矣以逢迎為說阿諛已甚雖使九五信之豈足為光哉其不言吉凶者以六三觀之凶可知矣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詳解卷十二　　　　宋　李杞　撰

下經六　渙至未濟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天下之險莫甚於水而水之險莫甚於風風與水相

激則波濤震怒蕩潏四出而不可遏此渙之所以取象也夫渙自否來者也乾之九四來居于二而水流不窮坤之六二得位乎四而上同五陰陽俱得其位此所以雖渙而亨也方天下渙散之際必有以一天下之心而後可以固而留之王者之于天下其能使天下之情散而復合者是豈無其道哉宗廟之中未施哀而民哀未施敬而民敬凡有以起斯人无窮之思而繫其孝愛不敢忘之念未有切于此者也故王

至於有廟則人有定主心有定嚮王居其中以一天下歸往之心而天下始大服之矣坎水也巽木也乘木有功用巽之功也天下雖當險難之世而聖人常有出險之才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非用木之功而誰為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古之享帝者必配之以祖考蓋自內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此享于帝立廟之意也天人相

交宗廟有主而天下之心始有所係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馬壯謂九二也九二有濟難之才者也初以陰柔居渙之下不能拯物而附九二之壯馬以為之拯順而從之而難可濟矣初非能自用者也而能託乎九二之剛則九二之功即我之功是以吉也明夷之六二用九三之壯以自拯渙之初六用九二之壯以拯物

故其象皆以順從爲言順坤也坤爲馬九二變而爲坤故有馬與順之象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九五机也机人憑之以爲安亦猶人臣頼君以自固也九二有濟難之才然使非人君有以信之无所主於其中則猜忌四出未有不悔者矣故奔其机以求安乎上憑藉人主之威以爲固則吾之志願可畢而

其悔亡矣不然用力於其外而无所信於其内則樂
毅之反間樂羊之謗書豈不可畏也哉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當患難之世而以身為狥未有能濟者也六三之渙
是不狥其身者之為也天下方有渙散之憂而六三
出身以任之志不在乎私而在乎外是雖陰柔未必
有功而其志亦可嘉矣尚何悔之有禹思天下有溺

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伊尹思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古之聖賢視天下如一身曷常一日而忘之哉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四以柔得位當濟渙之任者也人之所聚曰羣四當渙散之世而有聚人之德是以人皆羣起而從之故獲元吉也丘丘民也天下方渙而我能得乎丘民是

豈常人思慮之所能及哉至公以天下為心常人之所思者利害止於一身而吾之所思者及乎天下萬世之遠宜乎其所建立光大而不可掩也此伊尹周公之事餘人何足以當之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令出惟行弗惟反汗出而不反者也當渙之世宜有赦令以収斯民之心故大號之出无反汗之疑而王

又能居中以爲之主則民情之渙散者有所係矣夫王者之所居所以一天下歸往之心也王居於此以正其位號則人有定主而知所趨向尚何憂其渙散而弗合乎奉天之詔書一下而諸鎭戮力者皆知乘輿所在以起勤王之師陸贄於此可謂能用易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逖遠也凡易之言血者皆有所傷者也處渙之極有

見血之傷去而避之遠出而不顧是雖不免乎有傷而能全身遠害尚何咎之有

☵☱ 兊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説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者中之畀名也事必有所過而後有所節節者所

以裁其過而約之於中者也夫人之所欲无窮苟縱之而不已則將流蕩而忘反是豈可无以節之哉故文之勝則節之以忠奢之過則節之以儉樂之極則節之以禮大為之防使天下之欲不至於踰矩則無往而不中矣然節亦不可過也節而歸於中節之宜也節而過乎中則儉不中禮人將有所不堪是苦節也苦節不可常之道也夫節自泰來者也乾之九三分而為五坤之六五分而為三而二五以剛得中夫

以剛而居中則剛不至於過是節之義也泰之世人情溺於宴安之久不能無縱情肆欲之憂故必有以約其過而使之不流此泰而變之以節者聖人保治之道也要之節不可過乎中也過乎中是儉嗇褊急之為也勞之過則苦味之過亦苦節而至於苦其道窮矣是安可以為常者乎以全體論之坎險而兊説以説而行乎險則不以險為苦而以為安是節之得乎中者也九五剛得尊位以中正之道節天下故天

下通行而不厭尚安有苦節之過乎嗚呼節之為義大矣哉寒之過則節之以溫暑之過則節之以涼四時運行而不忒此天地之所為節者也聖人觀節之義故節以制度以明天下之定分使上下各足是以不至於傷財亦不至於害民而節之道達於天下矣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貊小貊又曰兼足天下在明分古之聖人以中正之節而示天下兼足之分又安有傷財害民之

憂也哉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制數度所以節乎人也議德行所以節乎己也數有多寡度有長短无以節之則必有僭差之失德有剛柔行有清和無以議之則必有過與不及之獘制度數以歸于一議德行以求乎中而節之之道可通行于天下矣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君子之出處惟其當而已不可出而出與可出而不出是皆失節者也初九居下卦之下此未可以有為之時也故其在戶庭之內謹密而不出而可以无咎以其知通塞之宜也九二居中得位是可以有為之時也故不出夫門庭則反足以致凶以其失時之極

也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今有同室之人鬬者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然則初九之不出戶庭其有合乎顏子之閉戶九二之不出門庭其亦異乎禹稷之被髮纓冠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貴乎節也三居兊說之極是說而无以節之也說而无以節之故繼之以嗟若之傷此秋風樂極悲來漢武不免於有悔者也然其始也不能自節而其終至於有悔則亦自取之爾尚何所歸咎於人哉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安節者安而行之之謂也夫節約之道人情之所難而六四安而行之以至於亨此聖賢事業也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節天下而惟六四實承之其為節也葢出於誠然而非勉强者矣禹之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所以仰承茅茨不剪之化茲非所謂安節者哉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與苦為對甘節者節之美者也天下之欲無厭而

人君求有以節之則必有不説者矣而甘以受其節則是必有其道也九五以中正節天下天下樂之而不厭以此而往豈不可尚哉古者帝王之世貧富貴賤各有其等尊卑上下各有其制其所以立天下之定分而為之裁節者亦嚴矣惟其用之得中是以人皆樂從而不敢少踰此甘節之義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行不貴苟難惟其當之為貴古之人固有負石投河漆身吞炭以此為節者矣惟其非禮義之中是以其道窮雖身亦未免於凶也然而謂之悔亡何也蓋一介之節雖非中道而亦足以自守尚何悔之有哉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

應乎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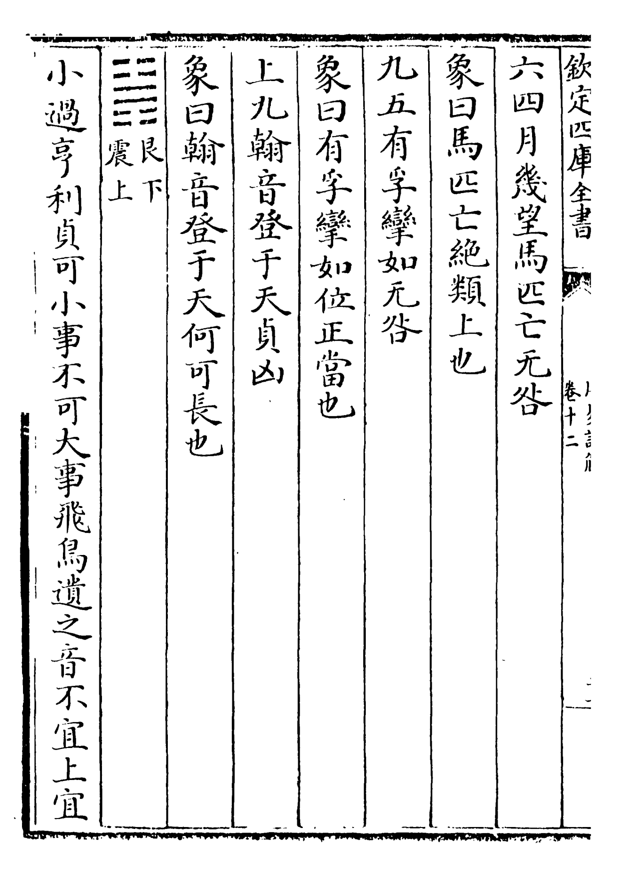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

下大吉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易以大小言陰陽大過者陽之過也小過者陰之過也大過四陽據用事之地而擯二陰於外故有棟撓之象謂其本末之俱弱也小過四陰處卦之上下而

二陽處於内故有飛鳥之象謂其翼柔而能飛也小過之時宜若不能亨矣而曰小過亨者小者之亨也小者過中而亨必利乎正而後可利貞者與時偕行者也陽失位而隂得勢小人之所為蓋有過而能亨者矣然必反之以正則庶乎不至於太甚而為君子之憂此聖人之所深戒者也天下惟君子務知遠者大者惟小人務知小者近者二五以柔而得中是小人之道長也小人所知者小故可小事吉以其可以

有為也三四以剛而不中是君子之失位也君子所知者大故不可以大事以其不可以有為也小過有飛鳥之象焉二陽其身也四陰其翼也鳥之飛也不見其形而獨遺其音愈上而愈窮陰之過也愈過則愈甚其可不知所以反之哉當此之時陰宜在下而不宜在上在上則有乘剛之逆居下則有從陽之順小過本不吉者也惟能以陰而從陽是吉之大者也聖人於小過其為君子小人之戒切矣始言可小事

不可大事欲君子之安乎時也終言不宜上宜下大吉欲小人之安乎分也君子安乎時則无妄為之失小人安乎分則无已甚之過使君子小人各當其處則雖小有過差亦不害其為吉之大矣茲非聖人之所盡心者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天下之事皆不可過惟行之過恭喪之過哀用之過

儉則雖過而无害故曰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以者不宜以者也居小過之初宜下不宜上而有應於四乃有騰上之心其飛愈速而其勢愈窮是以之於凶者也夫師能左右之曰以不以之吉而以之凶

乃其自取其如之何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祖謂四也妣謂五也過四之剛遇五之柔是過其祖遇其妣也雖然五君位也而以柔居之吾其可過之哉故不及其君乃得无咎不及其君者所以示尊君抑臣之義也蓋祖與妣主恩而言之也君與臣主義而言之也恩可過而義不可過聖人於君臣之分嚴

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三以剛失位而與上六為應上六小人也其陰懷險狠中有不可測者存焉是固三之所當過為之防者也今三與小人為應而不能預防乃反從之未有不為其所戕者矣春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然則三之見戕豈非自外來者

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以全體論之四陰用事而二陽失位是陰過乎陽也分六爻而論之則四為臣五為君臣剛而君柔是臣過乎君者也臣過乎君宜有咎矣而四得无咎者以陽居陰行過乎恭宜過而不過者也宜過而不過以遇乎五然亦不可往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在乎必

戒欲其不用以永守其貞所以盡為臣之義也不然往而不知止以犯危厲之戒此豈長久之道乎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陰陽和而雨密雲不雨者陰上而陽下不能升降以相和者也六五以柔居尊位為小過之主不能下降二陽陰勝而陽不及故為密雲而澤不及下故不雨也西郊者陰之正位也自我西郊而下應乎二二之

在穴亦陰之所居也弋之所取不取其他而取其在穴以陰求陰亦見其无能為矣五君位也而曰公此黍離降而為國風之詭也聖人為天下後世戒其旨微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處一卦之極過亢已甚是過而无所遇者也過而无所遇如飛鳥之離羣愈飛而愈无所依以至於

凶其所謂災眚者豈非自取之哉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者坎離升降以相濟為功者也坎水在上其性以潤下為本離火在下其性以炎上為常水之必下火之必上精神相通而既濟之功成然而謂之亨小

何也既濟之世舉天下之物各得其所雖至微至細者亦莫不亨故謂之亨小者言小者之亨則大者從可知矣既濟自泰來者也二五相易君剛臣柔各正其位六爻相應而各得其當此所以為利貞也天下非未治之可憂而既治之為可慮未治之世人情憂思則猶有可為已治之世人情宴安則止於此而不復為矣故既濟有初吉終亂之戒初吉者離之功也終亂者坎之險也二以柔得中上應乎五以成既濟

之功故初吉坎以險居上人情見險則止而不復進故終亂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聖人當既濟之世而已有未濟之憂信乎天下之治亂果不可常也哉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未濟則思濟既濟則怠而止矣是既濟之世患之所攸伏者也天下方狃於宴安之習而君子則思患而豫為之防君子豈私憂過計者哉凡所以保成之道

固如此也警戒无虞之念惟時惟幾之勑雖堯舜泰和之盛有所不廢而况於後世乎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當既濟之初有濟難之心而勢未可以有為故曳其輪濡其尾曳其輪則車不行矣濡其尾則狐不濟矣此宜若有咎者然志在靖難苟有其志何患其不終濟哉此其義所以得无咎

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以柔居中婦之象也茀者所以蔽車之飾也上有應於五而為三四之所侵故喪其茀喪其茀則車止而不能行矣然二以中正之道自守專應於五而弗與之較故雖喪茀而勿逐待七日之久則不求而自得是豈有終不可行者哉易凡言七日者歷七爻而

復其本之謂也自二而復至於二其變凡七故謂之七日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高宗商之賢君也考之於書无伐鬼方之事惟殷武之詩有曰奮伐荆楚罙入其阻意者所謂鬼方其荆楚之謂乎天下惟聖人為能内外无患自非聖人内寧必有外憂當既濟之世而遠人不順雖商宗之賢

不能无鬼方之伐然歷三年之久而後克之則亦難乎其為力矣用兵之道最不可使小人容於其間小人要功生事則必有兵連禍結之憂以高宗之伐鬼方尚不免三年之憊而安可復叅以小人哉觀高宗舊學于甘盤後又得傅説以為輔相宜无所謂小人者而易之言云爾所以示後世之戒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程子以繻為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舟有罅漏而至於沾濡以衣袽塞之終日警戒而不能自寧此思患預防之道也四以陰居陰陰多疑故其戒懼如此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胡氏以為此爻當文王與紂之事紂居東山故為東鄰文王居岐西故為西鄰東鄰殺牛祭之豐者也西鄰禴祭祭之薄者也紂貴為天子得用郊祀之禮其

禮固豐矣然𦀟德彰聞腥聞於天豈如文王之薄祭足以受命乎天而得大來之福也哉既濟初吉終亂二以柔得中西鄰之吉也五以剛居險東鄰之咎也五為紂則二當為文王其象可推矣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初為尾則上為首既濟者未濟之所伏伏者也濡其尾容可以濟濡其首則无復可為者矣處卦之極柔

在險上危而不能自立尚何以能久哉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既濟者未濟之所伏也未濟者既濟之所始也既濟則怠怠則有未濟之變未濟則憂憂則有必濟之理二者相為循環聖人所以示易為无窮之原也故既

濟亨未濟亦亨既濟亨亨之已然者也未濟亨亨之將然者也汔幾也獸之隱伏而多疑者莫如狐狐渡氷而聽水疑則其性也而小狐之幾濟不免於濡尾則疑未熟之過也狐愈老則其疑愈多人愈更事則其慮愈審當未濟之世而小狐勇以求濟是以有濡尾之患无所往而利也以全體論之五以柔居中是未濟而能亨者也初以陰居下欲行而陷於九二之險中顧其後而无以為繼是小狐之濡尾者也夫未

濟既濟之反也五柔而二剛不當其位宜若不足以有為矣然而剛柔相應則尚可賀之以成必濟之功焉既濟坎在上故初吉終亂未濟坎在下其始不濟其終未有不可濟者矣易六十四卦上經終於坎離水火之體也下經終於既濟未濟水火之用也明乎體用之說於易其庶幾乎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坎為陰中之陽在地為水在天為月在乾為男在人

則為腎而正位在北離為陽中之陰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坤為女在人則為心而正位於南水火不相得而相為用者也君子觀其物而愼其辨因其方而定其居而類聚羣分者各得其所矣書序所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其以此耶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既濟未濟之初皆曰濡其尾既濟之濡尾其剛陽之

才可以終濟者也故无咎未濟之濡尾其隂柔之資不足以有為者也故吝當未濟之世天下之變方極而初六之小狐勇以求濟不知其極而冒難以往以自取濡尾之患豈可不審也哉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濟難之臣也以剛中之才上應六五離明之君當未濟之世人君方望之以有為而二乃遲緩不決

曳其輪而不往宜乎不貞矣然其以中正自守深謀審慮而不敢輕發則夫所謂遲鈍者是乃所以行其正者也呂氏之禍陳平不敢出一語而燕居深念若无所能為嗟夫孰知夫燕居深念乃有為之大者乎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陰柔失位不足以有為然而在下卦之上將出乎險則亦可以自免於難故以之自濟則可以之濟物則

不可古之君子當多難之世而无濟難之才則全身遠害足矣茍僥倖以行險豈非取凶之道哉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高宗伐鬼方聖人于既濟之九三嘗言之矣而此復曰震用伐鬼方何也既濟之九三即未濟之四也三在下卦之上為君故稱高宗則四為大臣宜若高宗之臣也高宗之臣如傅説教之以道學如祖巳訓之

以正事曷嘗聞有攻伐之事哉而且云爾者聖人託焉以示戒也夫功震主者不賞宜有悔矣而九四乃有大國之賞何也蓋其志之所行者在乎貞是以得悔亡也未濟之世臣有功君賞之君不以震主為嫌而臣亦不以不賞為懼而君臣相得天下之難其終濟矣乎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四與五君臣各得其貞者也四有震主之威故貞吉而後悔亡五有知人之明故貞吉而可以无悔曰悔亡曰无悔雖若不同其為貞則一而已矣暉光者信之充實于中而發越于外者也充實于中則為有孚發越于外則為君子之光五以柔居尊位有離明之德而不自用故能知人而任之不疑是以若此其吉也然則九四其周公之為臣乎六五其成王之為君乎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當未濟之極雖有忠信之誠而勢不可以有為故自放于酒以全身遠害而已晉阮籍之流豈真無意于世哉惟知其不可奈何不得已而以酒自迷所以求全於亂世也然而沉湎之極而至于濡首而不知節以此自信則失之矣昔人謂為名教之罪人豈非以其太過也哉